

## 第六章

### “讨伐”抗日义勇军和攻打热河

#### 吉林自卫军的抗日与关东军的“讨伐”

伪满洲国虽然已经出笼，并经日本所谓“承认”，也夺得了实行殖民统治所必须的若干财源，但是不但伪满政府的权力远远没有达到东北的全部地区，而且由于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全面兴起，日本侵略者及其工具伪满政权四面楚歌。1932年是东北人民迭荡起伏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奋然操起武器参加抗日斗争者达30万人以上。主力还是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各路抗日义勇军。他们在松辽大地与日伪摆开了千军万马齐上阵的运动战，以致连伪都新京和哈尔滨、沈阳等政治统治中心都朝不保夕，岌岌可危。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其武装占领和保住刚刚坠地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伪满政权，不得不一再大规模增兵，与武装起来的东北人民进行激烈的较量。

前已述及，事变前吉林军的主力全都留在本省，未像奉天省、黑龙江军那样调入关内，但是在事变的民族危亡关头却发生了严重分裂。吉林军原来共有国防军和省防军步骑9个旅。<sup>①</sup>事变后，在汉奸熙洽的胁迫下，有3个步兵旅的大部和1个骑兵旅

<sup>①</sup> 即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旅，和独立骑兵第七旅。此外，还有马占海的卫队团即第六八二团和穆纯昌的炮兵第十九团等。

共8000人降日从伪。①其他吉林军的大部分则在李杜、丁超、冯占海等人的率领下毅然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他们曾经英勇地参加哈尔滨保卫战，而且就在这场神圣的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共同结成了吉林省自卫军。1932年1月3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这支军队是联合部队：原吉林军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原滨江镇守使、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哈尔滨沦陷后，退守到宾县、巴彦一带的李杜、丁超两部共8000余人。他们获得进行武装抗战的广阔天地，伺机夺回哈尔滨。因此，深悉此情的第二师团主力继续留驻哈尔滨一带，对自卫军施暴。1932年2月19、20日，关东军的飞机接连轰炸巴彦和宾县以东的丁超部驻地。然而，就在日军飞机肆虐的当时，李丁联军兵分两路出击。20日夜11时自卫军占领珠河，缴了当地伪军的械。27日另一路自卫军占领了一面坡到绥芬河的中东路的一段。伪军刘作宾团投降，伪哈绥护路军下落不明。与此同时，自卫军赵毅部则挺进到哈尔滨附近的黄山嘴子，致使哈市秩序顿时紊乱。按暂编第一旅旅长冯占海的建议，自卫军当时就是声东击西，使关东军调集大军严守哈尔滨，造成吉林省城空虚，而一举夺取。而且，关东军确也中计将原在奉天以南的第八混成旅团急调哈尔滨编入第二师团的序列。正当此时，自卫军前敌总指挥王之佑②与关东军达成“停火协议”，而抗日意志本来就不坚定的王

① 即驻吉长的李桂林第二十二旅、驻延边的吉兴第二十七旅、驻宁安的赵芷香第二十一旅和驻农安的骑兵第七旅。

② 王之佑，又名王立三，奉天讲武堂毕业。历任安国军第五、第六、第七军团参谋长。1928年晋升中将军，任吉林警务处长、省政府委员，清乡局副局长等。事变时与诚允合作参与抗日的宾县政府，并任自卫军前敌总指挥。后投敌入伪军。

王之佑是在熙洽的代表孙其昌的劝诱下，以缺粮少饷为辞而上钩的，但王之佑的随从者是极少数。因为这一情节第八混成旅团停止沿中东路前进只是暂时的。1931年3月1日第二师团的第十五混成旅团奉令向东前进，6日全部抵达宁安。此举是妄图扑灭东北抗日名将王德林在吉东到处点燃的抗日烽火。

王德林，原名王林，山东沂水县人，早年曾率众在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和中东铁路沿线进行反俄斗争，后参加吉林军，事变时任汉奸吉兴的吉林省防军第二十七旅六七七团第三营营长。该营驻地敦化至天宝山间的瓮声砬子（今明月沟），是日本多年处心积虑妄图修通的吉会铁路（吉林至朝鲜会宁）必经之地。1931年11月，日本吉会铁路测量队在日伪军的护卫下进入瓮声砬子试图进行测量，不听王德林部劝阻，护卫的日伪军又撞进军事禁区夺取山顶守望炮台，两名日军被王部士兵击毙。日伪因恐军心不稳，未给王德林以惩处，但却实行调虎离山，将王德林部调给于琛澂指挥。1932年1月，素怀抗敌爱国意志的王德林在被西调途中，终于高举抗日义旗，脱离伪军，而且王的起义迅速得到广泛响应，特别是伪军伪警反正起义官兵接踵而至。<sup>①</sup>1932年2月8日王德林在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王自任总指挥，孔宪荣任副总指挥，吴义成任前敌总司令。救国军首战敦化告捷，继而又于1932年2月24日和28日先后攻克额穆和蛟河。于是，救国军声名大振，各地民团、山林队、参茸队、大刀会、起义军警纷纷来投，其中包括由总队长刘万魁率领的拥有上千兵员的宁安公安总队。到1932年3月，救国军已发展到

<sup>①</sup> 如驻和龙县二道沟警察队巡官荣士荣（率警士20名），驻琿春红旗河警察队长吴成孚（率128人），原驻琿春吉林省第二十七旅六七八团三营王德山（率112名）等。均据《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所载。

20000余人，分别编成7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团，分驻于吉东11个县。而且，王德林救国军已同吉林自卫军联手，或者协同行动，或者互相策应，在作战上已形成为统一的整体。开进宁安地区的关东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到8月下旬撤离为止，主要是前来对付救国军的。

1932年3月末4月初，敌我的武装斗争更趋紧张，先后发生农安和方正之战。特别是3月28日抗日军李海青部完成对伪都新京附近农安的包围，使日伪惊恐万分。李海青原名青山，绿林出身，被收编后改名为李忠义，山东夏津人，事变前因故入狱，事变后马占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时获释参加抗日，任特别行动队长，在三间房战役和撤离省城的战斗中立有战功而被擢升为旅长，马占山任伪职后，离马南下抗日。1932年3月初，李海青率3000人马向伪都新京靠近，他策划用出奇制胜的办法捉拿溥仪，砸碎刚刚出笼的伪政权。计划虽未克遂，但他的抗日爱国义举赢得了极其广泛的群众。他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1932年8月15日，李海青率领上万之众的民众自卫军攻占扶余；10天之后又以主力包围了农安，驻扎那里的伪吉林警备军刘毓坤旅的2500余人成了瓮中之鳖。农安是伪都新京的门户，农安被围即伪都新京之危。惶恐不安的关东军，特别由第二师团派出清水支队支援森连指挥的独立守备队，并会同张海鹏伪军，才勉强解开农安之围。

方正是吉林自卫军的根据地之一，对哈尔滨直接构成威胁。1932年3月，自卫军虽然两次反攻哈尔滨均未得手，但却两度攻克宾县。因此，尽管其他地方局势急趋紧张，第二师团也未敢移离哈尔滨一带，并伺机歼灭自卫军。不过，被推到第一线充当炮灰的还是伪军。当时，于琛澂的伪吉林军，刘宝麟指挥的步兵第一

旅驻乌吉密河一带，李文炳指挥的步兵第二旅和骑兵第一旅驻在宾县。1932年3月19日开始，第二师团的第三旅团和第十五旅团分别从哈尔滨、宁安出发，采取东西夹攻合围之势“支援”伪军的进攻。在战斗中，特别在夹信子战斗中，自卫军的攻势“如大河决口”，而伪军则“陷于全线总退却”。<sup>①</sup>原来坐镇哈尔滨的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不得不于4月2、8日亲往乌吉密和同宾督战。阻击的吉林自卫军部队，除冯占海指挥的各部外，还有邢占清的第二十六旅和丁超的第二十八旅。他们主动撤离后，第二师团于4月4日侵入方正，但不敢久留，4月13日又全部撤离。

当时的北满，不但吉林自卫军的武装斗争方兴未艾，黑龙江省的马占山又重新举起抗日的义旗，因而更加震撼了日本侵略者。马占山从齐齐哈尔出走的第三天，日本中央军部即发令将第八、第十师团派至东北，不久又将参加“一二八”事变的第十四师团从上海直接调至我国东北，此外还有骑兵第一旅团也被编入关东军的序列。关东军的如此大规模军事调动，虽然不无部队换防因素（只是原属朝鲜军的第二十师团及由该师团抽编的第三十九混成旅团归还朝鲜），但是主要还是扩大兵力，几乎是增兵一倍，而且新增兵力的一大半放在北满，与吉林自卫军和马占山抗日军对阵。<sup>②</sup>

① 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华书局，1981年译本，第40页。

② 日本中央军部派第八、第十师团到我国东北是1932年4月1日下达命令。由该二师团抽组的第四、第八两个混成旅团早已来到东北。第八、第十师团到达后，原由朝鲜调至东北的部队，除第三十八混成旅团外，均归还原地。第十四师团是5月初奉令从上海开往东北的。骑兵第一旅团从大连登陆时间是6月15日。这些部队的部署是：第十、第十四师团、第三十八混成旅团、骑兵第一旅团在北满；第八师团在辽西；第二师团、独立守备队在南满。

接替第二师团的以广濑寿助为师团长的第十师团于1932年4月中旬先后到达哈尔滨，归其指挥的第三十八混成旅团主力，4月26日也到达哈尔滨。于是兵分两路向吉林自卫军展开巨大攻击。第三十八混成旅团主力被派至宁安一带，因该旅团系驻朝鲜的第十九师团所抽编，所以在吉东它随时可得到原师团的接应。而第十师团主力，则在第十四师团先头部队抵达哈尔滨后，从5月11日起沿江而下，向依兰进发。但是，吉林自卫军并不是被动受击的。在第十师团开始行动之前，经过一段休整的吉林自卫军，在下江各界民众和当地抗日武装部队的纷纷要求下，于4月中旬正式决定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右路由冯占海指挥，从依兰向方正进发。当时第二师团业已撤离，第十师团也只是暂先派出中村支队。结果，在方正西北的南天门，日伪军遭到重创。受挫的日军竟在通河城内对居民进行血腥报复，因而更加激发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冯占海指挥下的官长海部接着又攻克了宾县、蜚克图、并抵达哈尔滨郊外。自卫军中路由杨耀钧、邢占清指挥，经方正、夹信子向珠河进攻。珠河驻有独立守备一个大队，并备有铁甲车，还有伪吉林军第二旅的一个团，抵抗顽强。自卫军最后虽付出近2000人的伤亡，但终于攻克了珠河县城。之后，部队继续向西推进。左路的进攻形势有些不妙，不但总指挥未亲临前线，而且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马则周旅长和刘万魁旅长又发生摩擦。此外，刘万魁又中了敌人的圈套，在一面坡遭敌人偷袭，使部队溃散，一面坡得而复失。尽管如此，总的说来自卫军的行动是十分有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刚刚被派到北满的第十师团，便孤注一掷，倾巢出动了。它采取了甩开自卫军各路进攻的主力，顺江直撞自卫军所在地依兰。当时，留在依兰的，除吉林自卫军和中东铁路护路军两个总司令部外，只有各部队的留守人员。

正当前方捷报频传之际，关东军兵临城下。在这种形势下，李杜不得不率部撤出依兰，经勃利向鸡西的梨树镇转移；而丁超却与李杜分道扬镳，向宝清方面撤退。5月17日日军进入依兰。依兰的失守，对自卫军极为不利，不但出发作战的各路部队失去了根据地，而且由于日军在各地又相继对自卫军展开攻势，致使各路都失去了退守之路。同时，又由于第十师团占领依兰后得以回师哈尔滨会同第十四师团进行呼兰战斗，攻击马占山的黑龙江抗日军，也使马军会同自卫军夹攻哈尔滨的计划中途流产。

依兰陷落后，关东军北满军事行动重点西移。然而，东线的吉林自卫军依然步履维艰，难振雄风。中路因已挺进到日伪腹地，屡遭袭剿，7月以后不得不且战且退，转进到勃利、穆棱一带。左路最惨，内江后向下江败退，最终溃不成军。惟有冯占海指挥的右路，重整旗鼓，继续作战，1932年5月下旬，在宾县宣布脱离吉林自卫军而成立吉林抗日救国军，并决定再次反攻哈尔滨。正面进攻哈尔滨的部队，虽曾于6月9日在义兴泉一带重创敌人，官长海的骑兵也曾绕到哈市郊外香坊地区，但终因天气关系和日伪军在飞机、装甲车助战下联合猛攻，而不得不收兵撤离。冯占海的吉林救国军不愧为义勇军中一支劲旅。后来，它辗转战斗，不但收复过哈尔滨、长春之间的榆树，而且于7月、8月接连攻克五常、舒兰，1932年9月上旬还形成对吉林的包围之势。冯军的“决死队”曾突进市区数小时，但后续部队无法攻入。是时，追剿马占山的战斗已告一段落，关东军得以置重兵于吉长，解救吉林之围。此后的冯占海救国军开始西进，经过400多华里的艰苦跋涉和一路战斗，1932年末抵达热河省开鲁县境。后被张学良编为陆军第六十三军，冯任军长兼九十一师师长。

至于撤退到鸡西梨树镇的吉林自卫军各部，虽然重行整编，

和调整了驻地，但是士气不振，难以再现往日之雄威。不但李杜、丁超貌合神离，王德林的救国军同自卫军也时常发生内耗。1932年11月还发生了刘万奎杀害马则周事件。12月日伪军再次沿哈绥线和松花江，进行两路包剿、扫荡。此时自卫军已“子弹告竭”，况且“值此严寒，士兵昼夜应敌，冻伤大半，遂无力坚持。”<sup>①</sup>于是第十师团饭冢支队经佳木斯、富锦包围了宝清，并在七里泡击溃了丁超的孙殿旅。丁超乃撤离宝清，到宝清北部林区据守。此时退至密山的李杜已率部入苏。于是，日军侵入宝清后，丁超被策动投降。<sup>②</sup>

### 马占山重新抗日始末

1932年4月2日马占山以视察为名出走齐齐哈尔，经拜泉、克山绕道北行，7日到达黑河，黑龙江省的抗日军政机关即日成立。马占山曾一度坠入敌人营垒，洞悉日伪内幕，所以抵黑后立即通电全国、报告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种种阴谋。马占山的此举，使全中国上下为之一振，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更大受鼓舞。日伪当局当然极其狼狈与尴尬。他们领教过马占山军的抗敌战斗力，也懂得马占山重举义旗的巨大感召力量。所以，马占山的出走抗日，立即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日本的大举增兵，特别是第十四师团由上海迳调东北和骑兵第一旅团踏入北满，更是直接与马占山的抗日军为敌的。

事变前，黑龙江省部分国防军跟随万福麟入关。事变后，留在

① 1933年1月5日李杜、丁超经王子默致国民政府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② 日军侵入宝清后，派往吉林的丁文凯（丁超之侄）持熙洽和日军第十师团长广濑寿助的信件，到宝清对丁超劝降。丁超降敌时，其直接所率的两团和民团共1500余人全被缴械、遣散。其本人后被任为伪通化、安东省省长。



本省的黑省军大部分与马占山共进退。马占山重新抗日后，除原黑省省防军步兵第一、第二、第三旅外，新编：骑兵第一军，马占山兼军长；骑兵第二军，吴松林任军长；步兵暂编第一旅，朴柄珊任旅长；步兵暂编第二旅，徐宝珍为旅长。包括民军共约40000人。马占山的总战略是：“先肃清北满之敌再进而恢复东北失地”，为此“拟定占山自兼之骑兵第一军为主力，沿呼海路进攻哈尔滨，联络吉军进攻长春；以一部归吴松林指挥为骑兵第二军，进攻卜奎，沿洮齐、四洮两路向四平街方向攻击，俟犄角之势既成，再联络辽宁义勇军及关内军队，恢复南满。倘不能达到进展目的，则固守兴安岭之线，确保黑河及呼伦贝尔之地区，为坚壁清野、伺机而动之计。”<sup>①</sup>

为了实现首战哈尔滨的计划，马占山在出走齐齐哈尔之前即与吉林自卫军秘密联系，1932年4月3日，马占山离开齐齐哈尔到达拜泉时，即与吉省抗日军代表共同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会攻哈尔滨的作战部署。前节所述之吉林自卫军从4月中旬起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就是吉黑两省抗日军联合作战行动的一部分。马占山是5月15日由黑河出发督师南下抗日的，因路途泥泞，5月28日始抵海伦。因此，在此之前早已打响的会攻哈尔滨之役，黑省抗日军攻哈前敌总指挥是骑兵第二军军长吴松林，当时该军驻于呼兰、海伦一带。担任正面主攻的是新编骑兵第四旅邓文部和绥化义勇军李云集部；左翼是张纯一部和刘雅轩部，右翼是才鸿猷部和李天德部。1932年4月30日，上述黑省军即开始攻击哈郊松浦镇和马家船口。但正当邓文准备指挥部队渡江之时，受到

---

<sup>①</sup> 马占山：《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年4月。

日本派遣的炮艇的轰击。加以海伦正准备迎接国联调查团的到来，暂缓进攻。5月中旬，黑省抗日军反攻哈尔滨之战再炽，但此时对黑省军来说形势日趋不利。

自1932年4月初兵力得以倍增的关东军，对吉林自卫军和马占山的黑龙江省抗日军，也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如上所述，不但4月份新派到北满的第十师团全力攻击吉林自卫军，而且5月初旬至中旬来自上海的第十四师团，除警备哈尔滨外，也以1个旅团的兵力（第二十七旅团）会同第三十八混成旅团攻击中东路东段的吉林省抗日军。5月17日吉林自卫军总部所在地依兰陷落后，第十师团主力和第十四师团的第二十七旅团，均被调回哈尔滨。从此，哈尔滨附近改由第十师团“警备”，第十四师团“立即实施呼海铁路方面作战”，同时以“一强大部队”前往中东铁路西段的安达方面“扫荡李海青部”，并准备“在齐克铁路方面作战”。很显然，关东军的如意算盘是：在分路打击黑省抗日军各部后，将来自黑河的马占山及其直轄军包围在黑龙江省中部。这是1932年5月23日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到哈尔滨所做的部署。

以步兵第二十八旅团、即平贺旅团为主包括师团直属部队的第十四师团主力，5月25日从哈尔滨出发，26日侵入呼兰，6月1日侵入绥化，6月3日平贺旅团又进而占领海伦。在西线，则是第十四师团平松旅团，由旅团长平松少将率领的平松支队，5月25日由哈尔滨快速向中东铁路西段对青山一带前进，与黑省伪军共同“扫荡”李海青部。李海青部在围攻农安之后，原来是在中东铁路南部线附近活动。闻知马占山重又抗日后，挥师北上向哈尔滨靠拢，一路连克肇源、肇州，很快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当时李部至少尚有五六千人。而在肇东附近与平松支队交战

的只有六、七百人。李部转移后，平松支队转向安达，继而又向克山前进。从此，第十四师团便以捕捉马占山的主力为主要目标。为此，关东军飞行队奉命“协助第十四师团作战”。与此同时，6月15日在大连登陆，17日到达齐齐哈尔的骑兵第一旅团，也开始向齐克铁路方向进犯。因为关东军当时认为马占山直属部队在呼海铁路以西地区。

马占山自黑河南下督师抗日受阻后，1932年6月1日在海伦就黑龙江省的武装抗日斗争，重新做了部署。鉴于由民团改编的救国军各部，临敌不惧，作战英勇，但械弹缺少，伤亡较大，决定今后采取游击战术与敌周旋的方针。同时，成立由邓文任军长的新编第一军，辖7个旅；任命李云集为第三支队司令，李天德为第四支队司令；委任吴松林为第二军军长，指挥骑兵第一旅和才洪猷旅。马占山还表示，他本人立即东行，与吉林自卫军共谋抗日大业。他要求邓文、才洪猷等部在海伦、通北、拜泉、克山、德都以及呼兰、巴彦一带坚持抗日武装斗争，扩大救国军，准备全面反攻。<sup>①</sup>此时，李海青部已在兰西与才洪猷部会师。6月末，马占山来到兰西十间房，任命李海青为第三军军长后，即启程东行。然而，马占山的行踪被日伪所探知，行至呼海铁路张维站时，遭日军伏击。同时，由于阴雨连绵，行军困难，并因日军沿江封锁，东行受阻，不得不改变计划，由东兴向黑龙江省北部前进。从此马占山及其直属部队，辗转各地，与敌周旋。关东军为捕捉马占山的主力也疲于奔命。从6月到7月初，马军先后在克东、拜泉、呼海铁路东西部数次被围。特别是7月29日马占山

<sup>①</sup> 参考温永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35～737页。

及其所率部队在海伦东安古镇罗圈店西森林里，遭到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八旅团长所指挥的几个联队的包围。当时“又值阴雨连绵，均在泥泞中舍命相拚，鏖战三昼夜，由西南冲出”，8月1日在张家湾摆脱敌人。这一仗虽然也毙敌颇多，但马军损失惨重，除少将参议韩家麟阵亡外，跟随马占山的黑省军政两署人员254人仅剩32人，原带部队1760名仅剩170名，械弹、马匹、辎重损失殆尽，还损失江洋70余万元，马占山本人面部也因流弹受伤两处。<sup>①</sup>敌人在战场上发现马占山的不少私人财物，便认定马占山已经阵亡，并大肆宣传。实际上，突围的马军已经刘家店入山，直至8月26日，共在山内行动20天。虽未与敌人接触，“但山深林密，淫雨成潦，人马日夜行止雨中。”“不得已，宰马烧食，聊饜饥苦。以日困雨水之中，官兵泡伤腿足者，比比皆是。饥疲交加，遂致多罹疾病。”<sup>②</sup>

已与黑龙江省抗日军失掉联系的马占山，8月26日抵达龙镇始知，两三个月以来，黑省抗日军各部都在坚持抗日斗争。特别是战斗在黑龙江中部的邓文部曾先后攻克克山、通北。南廷芳部也曾打下德都。李海青部听到敌人宣传“马占山战死”之后，曾率部攻打齐齐哈尔，为马报仇，攻城虽未成功，但给敌人以打击。总之，以第十四师团为主力的关东军两三个月以来虽然使黑省抗日军遭受巨大杀伤，但未达到歼灭的目的。马占山的直属部队及其他各部，犹如捉迷藏，到处进击敌人，保存自己。所以，突围到达龙镇的马占山，很快便赴海伦以东老道店一带收容部队。当时

① 马占山：《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787，4111。另据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载，马军遗尸体130具。

② 马占山：《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787，4111。

散在各县的抗日官兵尚有两万余人。马占山准备集结整饬之后，再行大举反攻。

正当此时，驻海满的苏炳文和张殿九悄然地积极准备起义。海满即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满洲里一带，原属黑龙江省。事变前，呼伦贝尔警备司令部设在海拉尔，驻于该地区的黑省军队有：由张殿九任旅长，驻于扎兰屯、昂昂溪的省防军第一旅；由苏炳文任旅长，驻于海拉尔的省防军第二旅；由程志远任旅长，驻于满洲里、扎兰诺尔一带的骑兵第二旅。其中，省防军第二旅旅长苏炳文，1928年追随万福麟后，曾任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和黑龙江省政府委员，1930年还兼任了中东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和第十五旅旅长，在海满地区较有权势。事变后，程志远的骑兵第二旅被调离海满参加江桥抗战。马占山出任伪职后，海满地区也形式上从伪。但是，实际上身任海满地区军政首脑的苏炳文并不甘心降日。因此，除一支120人的伪满国境警察队外，一切日伪势力均被拒之海满以外。日本侵略者曾多次邀请苏炳文到伪都新京或省垣齐齐哈尔，并以高官厚禄相诱惑，均遭苏的拒绝。马占山重新抗日后身陷囹圄的谢珂，被伪省长韩云阶要出后，又被日伪送到苏炳文处当说客，结果也成了苏炳文抗日阵营的一员。<sup>①</sup>

1932年9月27日，苏炳文突然发动起义。从满洲里到富拉尔基沿线护路军骤然全部配带起“铁血救国军”的臂章，占领各个

<sup>①</sup> 谢珂原任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万福麟赴平后代万指挥黑省军，事变后成为马占山的副手。马占山出任伪职后，奋然离去，途中被捕。因谢与苏炳文素有交往，韩云阶从狱中把谢要出后让他去苏处劝说，谢将计就计。韩云阶接得谢的“顺为顺利”电报后，又派参谋处长金奎璽与参议陈鹤献去苏处送款，金陈也一去不归。

车站，切断海满与外地的交通通讯联系。与此同时，驻满洲里的山崎诚一领事、小原重孝特务机关长和宇野伪国境警察队长等都成了起义军的阶下囚。1932年10月1日，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正式成立，苏炳文任救国军总司令，张殿九任副司令，谢珂任总参谋长，金奎璧任副参谋长，张玉挺任前敌总指挥。东北民众救国军的誓师抗日，不但受到海满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参军参战，大刀会、红枪会等民团积极配合救国军抗敌，而且得到了全东北以至全中国的声援与资助。苏炳文等人的起义，是继马占山重新抗日后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又一抗日壮举。

苏炳文的救国军成立后，立即投入收复齐齐哈尔的战斗。他们准备以富拉尔基的第一旅六团为主攻部队，过嫩江铁桥从西南侧攻城。当时守城的齐齐哈尔警备队，由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的部队所构成，他们以攻为守，抢先发动了进攻。两军在富拉尔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方自感兵力不足，10月7日第十四师团又奉令抽组了中山支队加入战斗。与此同时，关东军还派飞机炸毁了嫩江铁桥。当时苏炳文报告称：日军“集结全力压迫我哈满线之护路军”，除飞机轰炸外，“复以大炮四门、步骑兵约千余人，向我富拉尔基护路军猛攻，陆空并进，凶暴异常”。<sup>①</sup>9日占领了富拉尔基。当时日本侵略者为了营救被救国军扣留的日伪人员和滞留在海满地区的日侨，妄图与救国军和谈，软化与降服苏炳文等人。然而，救国军认为，不能使敌人得到喘息，但反攻齐齐哈尔必须与黑省其他抗日军各部联合作战。如前所述，马占

<sup>①</sup> 1932年10月12日苏炳文致南京国民政府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文中“护路军”即救国军，该军原为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军。

山于罗圈店突围后，重整旗鼓，积极准备反攻。苏炳文的民众救国军与黑省抗日军各部取得联系后，马占山立即制定了四路大军进攻齐齐哈尔的计划。东路，朴炳珊和邓文部进攻泰安镇和安达站；西路，苏炳文、张殿九部由中东路西部线前进，目标是富拉尔基；南路，李海青部向昂昂溪进军；北路为主攻，马占山亲自督率徐海亭部进攻齐齐哈尔北部的拉哈。然后四路会攻齐齐哈尔。总攻时间为10月20日。<sup>①</sup>

关东军的第十四师团在10月上旬的富拉尔基之战后，首先进攻已于9月下旬占领安达站并南下肇东的邓文部。当黑省抗日军四路进攻齐齐哈尔的行动开始后，被大大加强了第十四师团立即把大兴安岭东侧、黑龙江中部，特别是齐克铁路沿线作为进攻的重点，为下一步向扎兰屯及大兴安岭以西的海满地区进军做好准备。因此，马占山督率的北路抗日军恰好遭遇北进之敌，于10月29至31日在拉哈进行激烈的战斗。11月1日又有大批敌人开到，于是已围攻拉哈激战21日的黑省抗日军，暂先后退休整。当时黑龙江省已普降大雪，军需供应极端困难，马占山便亲赴讷河、嫩江等地与抗日军会商对策。为与西线苏炳文部取得联系，马占山又由讷河，转路于11月14日到达扎兰屯，会同谢珂、张殿九等前往海拉尔。其他各路虽然都按既定计划行动，但未达到预定目的。第十四师团在进攻拉哈之后又进而攻击讷河和拜泉。

日本侵略者当时施展两手策略：在靠近大兴安岭地区行使武力，而在呼伦贝尔方面则进行所谓“政治工作”。然而，苏炳文的救国军坚决拒绝日伪的一切“和谈”提议，致使侵略者无计

<sup>①</sup> 参考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78页。

可施。于是，关东军便疯狂地向海满的救国军行使武力。12月8日，第十四师团协同10月初才侵入东北的第十四混成旅团占领扎兰屯，其先遣部队乘装甲列车又于4日强行冲过大兴岭隧道，5日侵入海拉尔。由于救国军主力已在扎兰屯遭受严重损失，于是苏炳文和业已到达海拉尔的马占山等率部数千人，乘7列火车撤向苏联。黑龙江省抗日军其他各部，如邵斌山部和邓文部按马占山的意旨转进热河，撤向热河的还有李海青部，而如才洪猷部后因部队瓦解，他本人只身入关。至此，历经8个多月的以马占山的黑龙江省军为主导的武装抗日斗争告一段落，共有1万余名爱国官兵献出宝贵的生命。<sup>①</sup>

###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日伪的东边道“讨伐”

辽宁的情势不比吉、黑两省。事变前，辽宁军的很大部分被调入关。在辽宁省城沈阳一带唯一留在北大营的第七旅，事变时在关东军的突然袭击下，也溃散四逃。远在辽西的各旅一时还未卷入事变，及至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各旅又望风而撤至关内。因此，辽宁没有发生原东北军的大分裂。不过，辽宁最初的各路抗日军，为首者也多半是原东北军警和政界官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唐聚五。唐聚五，字甲洲，辽宁省锦县人，先在家务农，后入二十七师当兵，1926年入奉天讲武堂，毕业后受张学良垂青任卫队营中校营长，后又调充卫队旅第四团团附，满城战役后充第四团团附。1929

---

① 马占山：《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载：共阵亡军官1275名，士兵8038名，负伤军官631名，士兵2360名，生死不明军官68名，士兵450名，加上江桥、大兴、三间房战役，共伤亡15563人。



年军队缩编，调帅府服务，同年秋又被派充辽宁陆军第一团团附。事变时，唐聚五适逢去山城镇开会，未在凤凰城驻地，而身在凤凰城的第一团团团长姜全我为侵占安奉铁路沿线各城市的日军所俘，唐聚五乃充任第一团团团长。该团为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所辖省防军步兵第一旅的4个团之一。当时于芷山态度暧昧，人鬼难辨，一脚踩两只船。唐聚五受于之命乔装赴平向张学良请示机宜。而忠实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张学良，嘱其回东北组织民众武装进行抗日。因此，尽管于芷山终于降日从伪，第一团也被编入伪奉天警备军，唐聚五的抗日准备却在加紧进行，未曾稍懈。特别是，设在北京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员黄宇宙持张学良亲笔信出现在唐聚五的面前后，唐更决心不负张学良的期望，而尽快起义抗日。唐聚五首先争取了原桓仁县公安大队长郭景珊。郭景珊又联系了宽甸县公安局长时远岫、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县长刘铮达、辑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等人。应该指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员黄宇宙的活动，对唐聚五的起义和辽宁民众自卫军的诞生，是个不小的助力。他在东边道一带“呼号数月”，游说过于芷山，规劝过寥弼宸（于的第二团长），也了解到诸如退伍军人孙秀岩等人的抗日决心，最后与唐聚五“一见倾心，深相结纳”，“英雄所见，大致略同”。因此，“自黄宇宙到桓仁，赞成举义者日多：通化王育文、张太仆、古敬斋；宽甸王宣斋；桓仁富光圭、杨仲西、孟伯钧，此文人之风起者也。桓仁公安局长孙宗周、公安大队长郭景珊；凤城公安局长邓铁梅；通化在野军人王凤阁、孙秀岩、姜中夫；柳河包广宇，此武人之云从者也。”<sup>①</sup>此外，绿林

<sup>①</sup> 朱贡忱：《唐聚五救国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787，4109。朱贡忱曾任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豪客之投诚者、红枪会徒之归服者和各县公安大队之愿反正者也大有人在，数以千、万计。

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已前来东北调查，据闻4月末将视察抚顺煤矿。唐聚五为“与调查团以深刻之认识，而制亲日份子之暴行”，乃提前于1932年4月21日在桓仁誓师，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正式成立。唐聚五任总司令、李春润、张宗周任副总司令。当时编成19个路军，并有14个县“一时响应”。同年6月，自卫军总部转进通化，从此自卫军不仅从事武装抗日斗争，而且通过抗日救国会，与伪满洲国的日伪统治相对立，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甚至还发行了自卫军的流通债券。进入8月，又进而成立了抗日的辽宁省政府。辽宁民众自卫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此时已由原来的19个路军，扩大为37个路军，并按地区编成7个方面军。

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自1932年5月的通化战役起，到同年8月，先后在新宾、宽甸、柳河、金川、辉南、朝阳、临江、辑安等地打了几个大仗。当时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呈全面开花之势，达到最高潮。关东军穷于应付，不得不把军事行动的重点置于北满。利用这个空档，辽宁民众自卫军纵横驰骋，到处出击。闹得不仅铁路重要城市，就连南满的中心一奉天都岌岌可危。就在这种情势下，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者竟以大规模屠杀无辜作报复，制造了武装占领东北以来以至整个伪满时期的一起最大惨案，即抚顺平顶山大惨案。经过如下：1932年9月15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一路下属之第三十至三十三团约1000人向抚顺接近，深夜300人潜入矿区，袭击了杨柏堡、东岗、东乡、老虎台各矿，烧毁了部分设施，突入市区，破坏了铁道，割断了电

# 辽宁民众自卫军编制及各级指挥官名单

1932.8

| 编 制                             | 指挥官名单   |            |
|---------------------------------|---------|------------|
| 总司令部                            | 总司令     | 唐聚五        |
|                                 | 副总司令    | 李春润 张宗周    |
|                                 | 参谋长     | 英若愚 张毅(继英) |
| 各方面指挥                           | 第一方面    | 李春润        |
|                                 | 第二方面    | 孙秀岩        |
|                                 | 第三方面    | 王凤阁        |
|                                 | 第四方面    | 邓铁梅        |
| 各路、各支队<br>司令<br>(共分50路20<br>支队) | 第五方面    | 张宗周        |
|                                 | 第六方面    | 徐达三        |
|                                 | 郭景珊(继徐) |            |
|                                 | 第七方面    | 刘景文        |
|                                 | 第一路     | 唐玉振        |
|                                 | 第二路     | 常永林        |
|                                 | 第三路     | 康乐三        |
|                                 | 第四路     | 李子荣        |
|                                 | 第五路     | 张宗周        |
|                                 | 第六路     | 李春润        |
|                                 | 第七路     | 郭景珊        |
|                                 | 第八路     | 徐达三        |
|                                 | 第九路     | 包广宇        |
|                                 | 第十路     | 李先翘        |
|                                 | 第十一路    | 梁锡天        |
|                                 | 第十二路    | 王桐轩        |
|                                 | 第十三路    | 邓铁梅        |
|                                 | 第十四路    | 文禄         |
|                                 | 第十五路    | 英若愚        |
|                                 | 第十六路    | 孙秀岩        |
|                                 | 第十七路    | 张鸿文        |
|                                 | 第十八路    | 林振青        |
|                                 | 第十九路    | 王凤阁        |
|                                 | 第二十一路   | 关向阳        |
|                                 | 第二十二路   | 夏福星        |
|                                 | 第二十三路   | 李同阁        |
|                                 | 第三十七路   | 丁育昌        |
|                                 | 第二支队    | 姜中天        |
|                                 | 骑兵司令    | 魏应楼        |

资料来源：朱贡忱《唐聚五救国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878，4109。

线。<sup>①</sup>袭击中，杀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打死了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七八个日本人。伪满影星山口淑子（艺名李香兰）当时正住在抚顺，年龄还较小，她回忆称：“那天晚间我从木板套窗看到把抚顺满天烧得通红。”而驻守在抚顺的日本守备队已去奉天应援，因为另一支抗日军袭击了奉天北关。当他们闻讯撤回抚顺时，辽宁自卫军的队伍早已无影无踪。于是，他们便会同抚顺的宪兵警察包围了自卫军经过的平顶山村，强行把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霎时间，在四周汽车上、山坡上被伪装成照像机的机关枪，扯下蒙着的黑布，向密集的群众横扫起来，时间长达1小时。然后日本士兵又以刺刀挨个刺捅尚在痛苦呻吟或蠕动的人。

“这一惨案的结果，共屠杀了平顶山3000无辜民众。随后鬼子又到栗家沟（平顶山附近一小屯）屠杀了130余名，又到东西两个千金堡杀了五六十名老百姓。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又来到平顶山，把惨杀死的尸体全部烧掉。”<sup>②</sup>大惨案发生后，中国为之震惊，世界为之震惊。

1932年初的南满，日军只有独立守备队，4月以后第二师团的大部分撤回南满。面对唐聚五起义和辽宁民众自卫军的蓬勃发展，最初主要是于芷山的伪奉天警备军充当镇压武装抗日的刽子手。于伪军膨胀较快，兵力从7000人增加到1.5万人。1932年进行的3次东边道“大讨伐”中，5～6月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讨伐”，就是于伪军干的。1932年8月新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到任后，又请调了新的部队来满。9月，骑兵第四旅团和混成第十四旅团到达。同时，关东军自认为马占山已战死，追剿黑龙江

① 满铁，《满洲事变与满铁》，第352页。

② 1951年10月15日抚顺市政协关于平顶山惨案的调查报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六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9～11页。

抗日军的行动可以降温了，所以也把骑兵第一旅调来南满。于是，以这些部队为主力，再加上由各师团抽出的部队和伪军，开始了第二次东边道“大讨伐”。行动开始的时间是10月11日。目标是，将辽宁民众自卫军“包围在通化、桓仁地区歼灭之”，特别强调“力求捉住或杀死其头目唐聚五”。<sup>①</sup>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亲自指挥。他还要求第二师团派出部队沿鸭绿江溯江而行，直插辽宁自卫军的背后。随着“讨伐”的进展，还要构成所谓“警备网”，从事所谓政治性的治安工作。

辽宁自卫军在各地虽都严阵以待，分兵把守，但在日伪军的强烈攻势下，无论是新宾方面李春润部的防线，还是海龙、辉南、柳河方面王凤阁、孙秀岩部的阻击，均被击破。特别是第二师团的溯江部队，10月9日由临江出发，11日便夺占了八道江镇。加以日军陆空配合，自卫军无法夺回失去的阵地。10月14日，日军又占领了通化以东的五道江。总司令唐聚五只好下令退却。10月15日和20日，日军先后占领通化和桓仁。唐聚五原来本想在抚松重新集结部队，并力求与吉林的王德林救国军联手，以图再起，“不幸，濛江一路被日军截断，而军使不得通。”<sup>②</sup>同时，驻抚松的第七队司令王永成，在唐聚五到达抚松前即已向日军表示“归顺”。<sup>③</sup>因而抚松已不具备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自卫军各路只能各自行动，而唐本人则乔装进关了。继唐聚五之后，张宗周、孙秀岩、包景华，林振清等也先后进关。郭景珊则率自卫军余部转进热河。坚持留在本地区继续斗争者也不乏其人。特别

① 日本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卷，第5页。

② 朱贻忱：《唐聚五救国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787、4109。

③ 温玉泉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1页。

是王凤阁坚持斗争到1937年。

南满铁路以东、安奉铁路以南、关东州以北被称为三角地带。在那里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刘景文部和邓铁梅部，虽然也被纳入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序列，但是他们始终单独行动。刘邓两部的武装抗日行动相当活跃而锐利，而那里又毗连关东州，日伪的“讨伐”格外倾注兵力。1932年12月至1933年2月，关东军以第二师团、独立守备队为主力，纠集伪奉天警备军，组成支队，进行了第一次三角地带“大讨伐”。应该指出，当时第二师团是关东军控制南满的主力。此次它竟赤膊上阵，还特别要求关东局组成日本警察队相配合。该警察队的一部分，分乘4只警备船，协同日本海军还封锁了黄海沿岸。经过此次“讨伐”，使刘、邓的自卫军损失大半。1933年4～5月，为了打击刘、邓部对热河抗日军的策应，日伪又进行了第二次三角地带的“大讨伐”。

另一个日伪反复“讨伐”的地区是沈吉铁路沿线。这一带之所以引起日伪当局的关注，是因为不但那里有以原东北军为主的抗日义勇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山林队，而且还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 辽西抗日义勇军与日伪的集中“讨伐”

辽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天独厚，背靠关内，受到张学良东北军和关内人民的极大支持。在锦州沦陷前，在锦州和辽西一带驻有张学良东北军数旅<sup>①</sup>，特别是锦州成为辽西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和壮大抗日义勇军的根据地。锦州沦陷后，设在北平的东北

<sup>①</sup> 当时在锦州驻有第十二旅（旅长张廷樞）、炮七旅（旅长乔方）、炮八旅（旅长刘翰东），原驻洮南的第二十旅（旅长常经武）也被调到锦州一带；此外，在通辽驻有骑兵第三旅（张树森），在北镇驻有独炮六旅（旅长王和甲），在田庄台驻有第十九旅（旅长孙德荃）。

民众抗日救国会<sup>①</sup>，东北、特别是辽西抗日武装斗争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原来它已经陆续委派了52路司令和27个支队长。1932年5月，为了统一和强化指挥，将上述52路27个支队，按辽西、辽南、辽东、辽北和热边，划分为五大军区。第一军区包括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等10余县。救国会虽然在编制上统一建制，在组织上统一加委，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统一是相对的，各部仍以独立活动为主。

辽西抗日义勇军构成较为复杂，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以原东北军军官为首领的各支队伍。其中尤以黄显声的作用不应低估。黄显声，字景钟，辽宁省人，曾任第二十旅旅长，1930年奉军入关后，他就任辽宁省公安管理处兼沈阳公安局长。这时经张学良的同意加强地方武装，他就把辽宁全省的公安队和警察队编为12个总队（三五县为一总队）。1931年9月初，他又以警备处名义，将库存的东北军历次进关缴获的旧枪20万支紧急发给各县，正是这些枪支成了各地民众起而抗日的有力武器。事变后，黄显声前往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在锦州设立后，黄显声继续扩充公安武装和建立民众武装力量。当时，由沈阳撤出的警察和公安总队已撤至锦州。9月末，黄显声召开辽西八县公安局长会议，决定抽调各县干警补充公安总队，并将公安总队改编为3个骑兵总队。各县公安局长回归本地后又积极组织当地民团。黄显声的以警察公安队为核心的组织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行动，给辽西的抗日武装斗争以很大鼓舞与推动。因此，东北流亡北平的爱国人士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

<sup>①</sup> 1931年9月25日在北平成立。

等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即与黄显声取得了联系。黄特派熊飞到救国会任救国委员。这样，辽西抗日义勇军便蓬勃发展起来。从八县公安会议到1931年11月末，仅两月时间，经警务处和救国会加委的大大小小的抗日义勇军即达30余路，分布在辽西、辽北、辽南各地，不下四、五万人。<sup>①</sup>前面所说的1932年5月救国会统一划分五大军区，就是根据黄显声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当时，黄显声的公安总队已撤至北票，在那里组织了东北义勇军总指挥部，黄任总指挥兼救国会常委。后来，黄显声的公安总队被国民政府改编为骑兵第二旅，后又改编为骑兵第二师。

辽西抗日义勇军诞生最早。事变后的第二个月，1931年10月10日，高鹏振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即在黑山县后窑堡面世。直到1933年5月，还有裴德福的第四十七路抗日义勇军在锦县三家子建立，当时义勇军的斗争已转入低潮。据统计，活跃于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一带的义勇军队伍，有战绩可考的共22支，其中黑山6支，北镇6支，义县、锦县4支，锦西2支，兴城、绥中4支。总数约4万人左右，最小的一支几十人，最大的如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万余人。这些队伍中，相当一部分都以原东北军军官为首领的，如五路、十二路、十三路、二十五路、三十三路、四十七路、四十八路以及在新民组建而在锦州一带活动的第四路等。<sup>②</sup>如果将北票、朝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也考虑在内，战斗在辽西一带的义勇军，其规模远超过以上所述。朱霁青的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就设在朝阳县萧家店，该军活跃于辽西、热河，对当地的抗日武装斗争起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朱霁青，辽宁省

<sup>①</sup> 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sup>②</sup>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91～294页。



人，同盟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事变后因不满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归乡抗日。同行的有原东北军将领宋九龄。1932年北平的东北抗日救国会派彭振国任第一军区总指挥，他也来到朝阳，从此朝阳地区抗日义勇军纷纷建立。他们与锦州地区的义勇军全面配合，联合作战。

1932年1月，辽西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即进入了高潮。在这之前，为牵制敌人西进攻打锦州，1931年12月15日第四路耿继周部曾攻克新民；辽南第二路项青山部与第二路王显廷部曾会攻大虎山。锦州陷落后，1932年1月辽西义勇军抗日武装斗争进入高潮的首要标志，就是同月9日刘纯启的第三十六路围歼日军的重大胜利。刘纯启，绿林出身，他的队伍主要战斗在锦西、绥中一带。当日他率领2000余人，在锦西江家以西的上坎子、龙王庙、西园子一带与日军激战，消灭古贺联队部和石野小队70余人，击毙古贺联队长、米谷副官、机枪队长星野大队长和小队长石野中尉。当天，前往锦州领取弹药、给养的松尾辐重队，途经江家屯东30余里的钱搭屯时，被当地千余群众包围，激战8个多小时，松尾小队长、3名随员和27名士兵全部毙命。两次战斗消灭日军百余名，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他们惊叹说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sup>①</sup>在这之前，1932年1月4日第四路耿继周部再次杀入新民县城，打开监狱，释放200余人；在这之后，2月8日耿继周部又联合第二十路，共万余人，攻克彰武。

1932年1月23日起，由驻在辽西的第二十师团长指挥，以9个步兵大队、4个炮兵中队和野战重炮1个大队为基干，对打虎山以西的义勇军进行了辽西第一次“大讨伐”。“讨伐”持续到2

<sup>①</sup> 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经过概要》载，古贺联队战死联队长等14名，伤19名。这里所引数字来自中共锦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调查资料。

月末，首当其冲的是，北镇北部的第二十五路和绥中的第十三路，虽然遭受很大损失，但未溃败。

1932年春夏以至初秋，辽西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进一步掀起高潮。3月和5月，王照泮、石盘的第十三路和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两次进攻绥中城。8月，于汇川、张海涛的第十二路会同杜成栋、陶洪飞的第三十七路，攻打北镇的广宁镇。10月，朱霁青调集义县马子丹部和刘纯启部，联合进攻义县县城。同月，宋九龄的抗日救国军第四梯队甚至一度进入锦州城内，击毙30余名日军，然后撤出。另外，辽西是关内外的咽喉，因此袭击日伪的交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据统计，1932年1至10月，辽西义勇军在铁路线上作战20多次。<sup>①</sup>

1932年9~10月，关东军调动更大的兵力进行了辽西第二次“大讨伐”。当时，第八师团已取代第二十师团。首先是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和飞行第十大队第一中队，对辽西义勇军规模最大的一支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开火。而善于同敌人周旋的郑部始终未被击破，1933年8月转至关内。在此期间，日军对李海峰部、马子丹部、朱霁青部、孙兆印部、宋九龄部、亮山部、高文斌部等都进行了血腥的“讨伐”，各部几乎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军不但“讨伐”义勇军，还残暴地烧杀无辜群众。1932年10月，第八师团第三十一联队主力从朝阳寺向朱霁青义勇军驻地义县刘龙台和三宝营子进击，因义勇军已闻讯转移，日军便调头向当地群众发泄兽性，将刘龙台洗劫一空，烧毁民房300余间。需要指出，此时关东军的辽西“讨伐”也是为进攻热河扫清道路。

<sup>①</sup>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99~300页。

## 山海关事件与热河沦陷

1932年，特别是春夏之际，以原东北军为主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总数逾30万人，日本侵略者陷入到处挨打的境地。尤其是同年4月马占山重新抗日后，关东军为使自己能站住脚，和免于伪满傀儡政权覆灭，倾巢出动，全线出击。第十四师团在龙江、第十师团在三江、第二师团在辽南、第八师团在辽西，此外还有深入北满并转战南北的骑兵第一旅团、骑兵第四旅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混成第十四旅团，以及由驻朝日军派出的侵入延边的间岛派遣队、侵入通化地区的鸭绿江越界队，和基本上以铁路沿线为活动地盘的独立守备队，等等。1932年夏北满的特大洪水，对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极为不利。不过，使各路抗日义勇军遭受严重打击的，还是秋冬季节日伪所进行的残酷“大讨伐”。到1933年初，以义勇军为主体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已趋于低潮。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等率部转进苏联；冯占海、邓文、李海青等部退入热河。日伪的统治地盘则有所扩大，特别是伪奉天省，大多数县城都已沦陷。

热河省和辽、吉、黑三省一样，自始即被日本侵略者列为攻占的目标，但因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对偏在西南的热河地区，最初主要妄图通过当地军阀汤玉麟之手，不战而取。汤玉麟原为张作霖的同伙，曾任第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因参加张勋复辟曾一度亡命于内蒙，后经汲金纯和张景惠说情，与冯麟阁一道又回归到张作霖的麾下，1920年任东边镇守使兼右路巡防队统领，第一次奉直战时右路巡防队改编为第十一混成旅参加战争，第二次奉直战时又以第十一师师长头衔参战，并于1926年进入热河，成为

热河都统，后又以热河省主席资格兼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千方百计策动汤玉麟叛国从敌。汤态度暧昧。他镇压群众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却又不去参加伪政权。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网罗汉奸召开所谓“建国会议”时，汤玉麟只是发出一纸表示“服从会议决定”的电报。之后，他被任命为伪满参议府副议长和伪热河省长，但从未出任亮相。汤玉麟的如此向背与其处境有关。

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诱引和谋略的同时，未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发动攻势的机会。1932年2月，由关东军松井清助大佐直接操纵的以甘珠尔扎布为头目的伪蒙古自治军就曾进攻热河。此次是甘珠尔扎布等第二次在关东军唆使下拼凑伪蒙军，也同1931年10月13日伪内蒙独立军在通辽被击溃散一样，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热河省骑兵配合义勇军不但粉碎伪蒙军，而且击毙了松井清助。1932年7月，关东军第八师团还制造了石本事件，妄图借机进犯热河。石本权四郎，是关东军派驻热河地区北票的联络员，从事策动热河驻军降日、罗致汉奸的政治谋略和搜集情报的秘密活动。7月中旬，石本赴朝阳与张晓山旅密谋的消息被朱霁青的救国军所侦知。朱的救国军李海峰部受命，巧妙地控制了石本所乘的火车，生擒了石本，押至义勇军营地。于是，第八师团便以石本失踪为借口，向热河省政府提种种无理要求，还唆使汉奸在朝阳一带进行暴乱。7月17日更有日军和装甲列车出动于朝阳车站。只因驻热中国陆军严阵以待，并破坏了南岭隧道，才使关东军的装甲列车不克西进。7月26日，日军再度向热军进攻，8月7日还向热河省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48小时内交还石本。<sup>①</sup>恫吓种

<sup>①</sup> 1934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华北抗日之军事报告。《革命文献》，第38辑。

种，不一而足。只因日本侵略者当时正值焦头烂额之际，无力发动更进一步的全面进攻。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曾向日本参谋本部报称：“鉴于全面情况，不可能立即将大规模作战指向热河”，因为，进攻热河“至少须使用两个师团”；不但占领热河，还要“打倒张学良政权”。<sup>①</sup>关东军当时主要还是大搞军事讹诈，以图慑服中国当局。1932年冬，日伪再次对汤玉麟胁迫利诱，提出所谓“满热一体”的要求：汤派代表常驻长春；把铁路从北票延伸到热河；在承德设无线电台，等等。结果，汤玉麟根据张学良的电令，全然拒绝。

1932年，白山黑水，松辽大地，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之后，热河省的战略地位，更显得格外重要。它与华北只是长城一墙之隔，成为关内外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武装斗争的桥梁。辽西抗日义勇军格外活跃，更富有战斗力，善于同敌人周旋，其原因即在于此。1932年末至1933年初，东北各地各路义勇军都连遭日伪围剿，大都难以为继，唯有辽西抗日义勇军仍在坚持战斗，虽然它也趋向低潮。同时，在各地区难以继续战斗的各路义勇军，也纷纷云集热河，谋求抗日事业的继续与发展。据日本军部统计，当时集结在热河境内的中国抗日军，包括正规军和义勇军等达13.3万人。<sup>②</sup>如果再把当时陆续集结在长城线上的中央军、华北军以及其他部队，总数达35万人以上。<sup>③</sup>

① 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致参谋总长电。〔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第490页。

② 据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第2～3页载，热河境内的中国军有，汤玉麟军2万；自卫军1万；冯占海军1.5万；邓文军6千；李海青军8千；刘震东军2千；冯庸军8千；其他杂军1.3万；孙殿英军2万；沈克军8千；张学良正规军3.3万。

③ 1934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华北抗日之军事报告，《革命文献》，第38辑。

1932年8月，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任关东军参谋长之后，进攻热河的作战准备即提上日程。当时，第八师团已侵入辽西。同年末，第六师团也被调来满。后来的情况表明，进攻热河之战，是事变以来日军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战役。除第八、第六师团外，还有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三十三混成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伪满洲国方面，除筹措军费、征集劳力和车马<sup>①</sup>，以及准备在热河建伪政权机构外，还要拼凑伪军上阵，替日本侵略者充当走卒和炮灰。根据关东军的旨意，伪满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任进攻热河的伪军总司令，张海鹏任前敌总指挥。日本侵略者以伪热河省长和伪热河警备军司令官为诱饵，迫使张海鹏把他的洮辽军大部分拿上阵。其他由关东军直接操纵的伪匪军有：刘桂堂的“护国军”；程国瑞的暂编第二军；李寿山的独立第一旅；丁强的“救国军”；川岛芳子的“定国军”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无论是为了攻占热河，还是扩大侵略华北，都势必首先夺取战略要隘——山海关。山海关亦称榆关。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榆、秦（皇岛）就一直驻有日本军队。中国方面也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边防军何柱国的第九旅的一部扼守在那里。当时常受到归天津日驻屯军辖属的山海关守备队的骚扰。锦州沦陷后，又受到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和后来的第八师团的威胁。榆、秦海面还有日本海军舰游弋。所以，何柱国部三方受夹。而日方又对其软硬兼施。1932年5月，日军的挑衅升级。10月1日，伪满国境警察队冲入山海关，强登“天下第一关”城墙，造成与中国驻军的冲突，双方各死亡1名士兵，此即所谓第一次山海关事件。

---

<sup>①</sup> 日伪进攻热河期间，光是从各地强征的大车即达8900辆。

1932年12月8日，关东军的铁甲车又炮击山海关守军司令部和公安局附近，反诬事件是因中国哨兵开枪引起的。而当何柱国出面交涉时，又胁迫其取缔抗日活动，脱离张学良，实行所谓“自治”。何柱国拒绝后，他们便阴谋武力夺取榆关。关东军授意落合山海关守备队长，挑起与何部的纠纷，作为迫使何军撤退的借口，如何军不撤即行使武力，强行夺取。经过密谋而采取的办法是：伪满国境警察队山海关派遣队长柏叶勇一密派4名警察队员，掷手榴弹爆炸了日本宪兵队部和日本守备队出張所前面的铁路线，然后向何柱国部栽赃，声称手榴弹系何部所有，故系何部所为。此事发生在1933年1月1日晚11时。天亮后，儿玉中尉指挥的1个中队被派往南门外，要求何军开门并撤离。何军不允，日军乃征发附近居民的竹梯攀墙登城。何部出于自卫，投掷手榴弹，击毙儿玉中尉，击伤3名日兵。此即所谓手榴弹事件和南门事件。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命令驻锦州的第四混成旅团、即铃木旅团出动。1月2日，该旅团到达山海关后，即把落合守备队和伪满国境警察队纳入指挥之下，准备攻榆。何柱国当时不在榆关。铃木旅团长要求何必须在1月3日午前10时前归榆，以应交涉。实际上，1月2日攻击已经开始。3日拂晓还有3艘日本炮舰从秦皇岛驶来助战。何部英勇抗击日军飞机、坦克和炮舰的联合攻势，但因孤立无援，3日下午从北门撤出城外，在撤退过程中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守卫榆关南门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九旅六二六团一营——安德馨营，用大刀与敌人肉搏，无一投降，全部殉国。日本侵略者夺取榆关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侵略行径，事后却推卸罪责。而国民政府直至1933年1月22日才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揭露事实真相，指出日军在进攻山海关后，还在九门口、石门寨等地攻击中国军队，“并在北平等处，对于人烟稠密地方，持械游行及举

行作战演习。”<sup>①</sup>

关东军进攻热河不单是为了占领热河。在进攻开始时，关东军司令官在所谓“声明”中说得十分露骨：“如果华北政权对我军采取积极的实力行动时，则不能不引起战祸以至华北。”<sup>②</sup>同一天日本还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实际上，对于日本这种夺取热河进犯华北的侵略意图，中国方面早已察知。眼看冀热不保危及中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不能一味地袖手旁观。1932年8月，国民政府即撤销北平绥靖公署而代之以军委会北平分会，由张学良任代委员长，以统一指挥长城内外的军队。山海关事件后，在关东军磨刀霍霍，图热日急的战云笼罩的紧迫形势下，行政院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先后来平。1933年2月18日，宋子文同张学良还特意到热河视察。无论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似乎都是誓死确保冀热巩固平津，决心与日军决以雌雄。而这当然是全国人民热切期望之所在。“此时，华北军已编成8个军团和1个预备军团。其中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的有第4军团万福麟所属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所属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3个旅和第63军及挺进军等，共约8万人。对热防御作战的部署是：除以第1军团确保津塘、第2军团确保滦东、第3军团确保冀北、第7军团确保察东、第8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外，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防区；以北为第2集团军防区。前者主要由万福麟第4军团6个师担任，后者

<sup>①</sup> 张蓬周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343～344页。

<sup>②</sup> 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第5～6页。



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5、第6军团担任。”<sup>①</sup>

关东军选择在1933年2月24日国联通过对日本的“劝告”方案，而日本代表表示退出国联的前一天即23日，分三路开始进攻的。北路：骑兵第四旅团——茂木部队，23日由通辽出发，24日到开鲁，进攻李海青部，26日在下窪一带攻击冯占海部，3月2日占领赤峰；第六师团一坂本部队大部分，23日从通辽出发，一部分由彰武出发，3月2日也侵入赤峰，第六师团的另一部分——松田支队由朝阳寺出发，3日侵入建平，5日侵入赤峰。中路：第八师团——西部队，21日即已占领北票，继而以3路纵队从义县、锦州方面前进，25日入朝阳，3月2日占凌源，3日占平泉，4日占领承德。南路：混成第十四旅团——服部部队从绥中开始进攻，3月2日到达凌源，掩护主力第八师团与张学良正规军作战。伪军动作迟缓，未能随上日军。张海鹏的洮辽军司令部3月9日才进入赤峰。

中国守军虽早有准备，但在日军攻势面前却一败涂地，节节后退。义勇军的指挥不统一是导致全线动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担任主要防线的，如万福麟、孙殿英部本无抗战之心，腹背受敌之后遂相继后退。另如参加中路防御的董福亭第一〇七旅，和迎战北路的崔兴武骑兵第九旅，或者不战即溃，或者一战即降。而几个主将也纷纷弃战逃离：万福麟从凌源退到喜峰口；孙殿英从赤峰撤至多伦；原在承德的汤玉麟更是惊慌失措，弃城南逃滦平；刚从北平到达承德的张作相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则撤回古北口。

热河失陷，舆论哗然。在举国一片谴责声中，汤玉麟受到通

<sup>①</sup>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辑，张学良引咎辞职（1933年3月8日）。然而，这一切都未换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收敛和缓进。占领承德和热河省境的关东军，马不停蹄，立即越长城，侵冀东，进逼平津。尽管国民政府调将遣兵，重新部署，但是，由蒋介石亲充总司令而由何应钦代理的拥有7个军团、13个军、36个师、15个旅以及直属部队，共25万人，并凭借万里长城坚固防线，却未能阻挡住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加上一二个旅团的攻击，纷纷后撤。最后，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了妥协投降的《塘沽协定》，将热河与华北之间的冀东22个县划为“非武装区”。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都转入另一阶段。对于伪满洲国，由于建立了伪热河省，省一级伪政权才算齐全，伪满政权在日本的疯狂武装侵略中才算建立起来了。